

文學讀本續編

上海
珠林書店
出版

一之本讀學自年青

編續本讀學文

著叔任王

版處店書林珠海上

號六十里安人路嶺帖海上

一之本讀學自年育

編續本讀學文

角八元一幣國價實冊每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著 作 者
珠 林 書 店	楊 克 齋	王 任 叔

印刷准不有所難版

版初月一十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第五篇 文學的風格及其流派……………一

一 文學的風格……………一

二 西洋文學的流派……………二〇

三 中國文學的流派……………六四

第六篇 文學的種類與形態……………九二

一 文學的一般形態……………九二

二 中國文學的種類……………一一〇

三 民族形式的檢討……………一一五

第七篇 新文學諸問題……………一八五

一	新文學的產生原因·····	一八五
二	新文學的發展階段·····	二〇〇
三	抗戰文藝理論之清算·····	二三一
四	新民主主義文學的特質·····	二四六
	後記·····	一

第五篇 文學的風格及其流派

一 文學的風格

在戲劇性的各種表現上，我們通常可以看到四種樣式：一種是「化裝演講」的樣式。演講者在形式上略為化裝了一下，但他主要的目的，卻在於把自己某一種思想傳達出去。一種是「雙簧」的樣式，表現者和說唱者是分離的；表現的人有時很難正確地傳達出說唱者的意思，予以適當的表情。另一種是「舞蹈」的樣式，它給予人們的鼓勵或感動，全憑舞蹈的姿態或音樂的韻律，而很少借助於語言的思維作用。而最正確的，最藝術的表現法，自然是戲劇本身。

這四種表現的樣式，是表現了四種不同的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化裝演講」可以說

是內容重於形式的表現。「雙簧」是內容與形式分離的表現。而「舞蹈」若從戲劇的觀點上來看，它又是形式重於內容的表現。祇有戲劇的表現，可以說是形式與內容相統一的。所謂文學的風格，那就是藝術作品表現單一的內容的藝術體系的統一。文學上的風格問題，也就是文學的形式與內容的關聯問題。

然而不論上述的四種戲劇性的表現，那形式與內容的配合有如何不同的程度，而各種表現，要在它們被局限的配合關係中，盡其最好的最有效果的職務的時候，還須保持形式與內容間一定限度的統一與和諧。例如「化裝演講」要達到它思想傳達的目的，被化裝的形式是需要和思想內容有相當的統一的。我們不能化裝一個國王，而述說着反干權政治的思想。而「化裝演講」在講詞中大多採取些「談天說地」似的講談作風，不同於一般的作爲思想之有系統的傳達的演講，所以他在化裝上，大都也以「奇異美」(Grotesque)取勝。雙簧是形式和內容完全分離的表現方法，但形式的表現者，不得不極機警地來適應內容的說唱者，而做出適當的表現形式來。在形式和內容的關聯中，雖然有各種

側重於一面的表現，但在這側重的限度內，它們還須相互統一而達到和諧的境界。這境界也就造成了所謂風格。

所謂作品的風格，一般人大都是專從作品的形式上來考察的。然而作品的形式，卻是決定於作品的內容。因之風格的形成，還一樣地受內容所制約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說，它是主要地受內容所制約的。但風格是在形式與內容的結合關係中產生的。那就是作品中所具有的一種情調、意境和韻律等等。

作品的形式和內容，往往有各自的要求。內容要求把思想能明白地直捷地表現出來。這是為思想本身的決定性所策動的。思想本身是必然地帶有階級的利益的。因素。它有它為階級的利益所決定的功利目的。它要求的是直捷的傳達。然而形式則要求審美的非功利性目的之顯示。它要求自己表現的完整與和諧。藝術本來是向着形式創造的人類勞動底產生。即藝術是在人類勞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形式感之發展。而這一種形式感在脫離了勞動生產而獨自發展起來的時候，它完全不需要配合勞動生產這一目的，它要

求自己的韻律，自己的情調，——它要求自己的繪畫的音樂的形象之完成。這就是說，它要求的是非功利性的快感。在這裏形式的本身與內容的本身就表現了非常對立的形勢了。然而正如偉大的哲學者昂格爾所說：沒有不運動的物質，也沒有無物質的運動。運動是物質藉物而表現的；物質是由運動而發展的。形式與內容的關係，正和物質和運動的關係一樣。運動是物質的表現形式，物質是運動的構成內容。構成形式的是內容；而表現內容的是形式。兩者之間，實在沒有顯然的分裂的可能。

內容與形式是不可分離的，是作品的整體的兩種要素。關於這，大概是誰也不會否認的了。成爲問題的，卻是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之間的側重的問題。

有些人說：藝術的特性是形式的表現，所以藝術的歷史，是形式的歷史，不是內容的歷史。內容的歷史那是屬於思想科學的範疇裏的。同樣，我們所謂藝術社會學，也不過是形式的社會學。內容的社會學，固然是可能的而且必要的，然而它不是專門屬於藝術社會學的範疇裏的。

這樣說，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理由。但我們必須從第一個前提——即內容與形式不可分離的前提——上來提出質問：為什麼在文學作品上，在某一時代有這樣的形式，在另一時代有那樣的形式？而且為什麼，某一作家能寫出這樣的形式，而另一作家卻寫出了那樣的形式？這各種不同的形式所表示的意義是什麼呢？那必然是構成這形式的內容的問題了。

作品的內容的成立，主要是藝術家個人。而藝術家個人，他不僅僅是具有生物學的意志、感情的人類而出現的，他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類，是同樣具有那更大的決定因素，那社會學的意志和感情的人類。藝術家——是在社會的人類之間具有特別纖細的感情的人，是具有那在自己同社會市民的影響下組織自己的感情的要求，並轉以這「組織的感情」去影響同一社會的市民的人。不管他那種感情，是社會的，或者是反社會的，甚至於是神祕的，純美學的，非社會的性質的，但在他把他的作品公開在公眾場合的時候，那就成為客觀的存在，而起着影響作用。在這影響過程中，就是社會的了。因之，作品的內容，站在作家的立

場上說，那是他以特殊的傳染的表現的語言，來作自己世界感覺之宣傳的；而站在作品內容的客觀構成上說，則是決定於社會生活之構成內容的。換一句話說，作品內容的成立是社會生活——客觀世界——通過作家的感覺與意識而被組織起來的。

我們可以說：藝術的本身常常是時代精神之組織化的表現。形式不論它自己有何如何形而上學的要求；但它沒有形而上學的自由。它是被決定於內容的。所以作為文學的風格的決定因素的：內容是第一；而形式則是內容的顯現。

關於這，我們是從作品的產生過程上來說的。然而我們如其從作品的影響過程上來說——即從作品成為客觀存在後而作用於社會上的這一過程來說，那麼人們首先接受這一作品的內容，主要是藉這作品的形式。人們祇有從形式來理解它的內容。藝術作品是作家的世界感覺的宣傳；但同樣卻必須訴之於讀者的感覺認識的。它須以形象性與典型性之完整與有力，而發揮它對於讀者的說服力。高度的藝術力的發揮，卻必須有完全適合內容的那種形式底說服力。形式在讀者面前是佔着極重要的地位。

文學的風格，它不僅是指點文學的形式，而同樣是指點文學的內容而說的。而且主要是藉內容而完成的。

構成文學的風格的因素，大致有三種：那就是作家的個人的因素，社會的因素和文學作品的歷史的因素。作家個人的因素，不僅是指作家個人的教養、習慣與趣味，而且更主要的是作家在其特定的社會裏的階級關係——這決定了作家的階級意識、階級感情。社會的因素就是通過作家的階級關係而影響於作品的。但在某支配階級的社會裏，即使是不屬於這一階級的作家，也往往成爲支配階級的支配思想的說教者；因之作家的世界感覺必須深入於階級社會的更深的根底裏，掏出它矛盾的癥結，把握它矛盾的發展——這樣他才能藉世界的感覺而說出世界的真理。文學作品的歷史因素，那就是藝術歷史的形式發展，作用於作品形式上的。例如五四以後的新文學，在其本質上，是這以前的中國封建文學之揚棄，然而，同樣它也必須部分地承受封建文學的形式因素。但這文學的歷史的形式，每每會成爲表現新內容的束縛，而阻礙了文學的新風格之創造。例如五四時代的新

詩，——尤其是胡適的詩和俞平伯的詩，保留着很多封建文學的影響，使他們對於新詩上的成就就有限止了。俞平伯有一首小規：

雲皎潔，我底衣，

雲爛熳，我底裙裾，

終古去敖翔，

隨着蒼蒼的大氣；

爲什麼要低頭呢？

哀哀我們底無儔侶。

去低頭！低頭看——看下方；

看下方啊，吾心震蕩，

看下方啊，

撕碎吾身荷菱底芳香。

罡風落我帽，

冷雹打散我衣裳，

似花花的胡蝶，一片兒飄揚

歌啞了東君，惹惱了天狼，

天狼咬斷了她們底翅膀！

獨置此身於夜漫漫的人間之上，

天荒地老，到了地老天荒！

赤條條的我，何蒼茫？何蒼茫？

這顯然是從中國舊詩詞，尤其是舊詞中脫胎出來的。但藉這一種形式是否適切地表現出了小布爾喬亞智識分子那種對光明的向往對人世的黑暗的蒼涼之感呢？而且由於這形式的局限，有沒有一絲一毫表現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為國際資本主義所影響所激蕩的中國社會的一絲一毫的面影呢？在這詩裏，所謂「下方的人間，」都是抽象的存在

——一般的存在。我們如其不以一定的詞的格律作爲規準來論斷它，怕沒有人會說這是一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作品。同樣，表現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那種蒼涼之感的，我們可從王獨清的「我從Café中出來」一詩：

我從Café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處走去，纔是我底

暫時的住家……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我從 *Circle* 中出來，

在帶着醉

無言地

獨走，

我底心內

感着一種，要失了故國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用這樣形式表現出來的蒼涼之感，卻是誰也不能把這作品放到五四前幾十年或幾百年以上的時代去；而感情的表現力是更強了，感情的傳染力也更大了。我們不是說，這作品是我們所要的作品，我們是說，這作品是適切地表現了作者的感情內容。而俞平伯的小

却使他的感情經過了舊詞的形式的修飾，虛偽化了。文學的歷史形式的因素，影響於作品的風格的，是足以阻礙新風格的長成的，然而同時卻又是新風格的創造的必要的因素。文學風格是依存於階級社會狀態之變化的。是隨着階級社會的鬭爭的各階段而不同的。新的社會階級，也帶來了新的內容，新的利害、思想感情之新的組織——即新的風格。我們還可以引用一個例子，來作俞平伯對於光明的向往的這一感情的對比。郭沫若的太陽禮讚：

青沈沈的大海，波濤涵湧着，潮向東方。

光芒萬丈地，將要出現了——新生的太陽！

天海中的雲島都已笑得來火一樣地鮮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礙一概剷平！